

簣
齋
雜
著

陸
邨
撰

中
華
書
局

簣齋雜著

太極存疑

明 嘉善陸 垹秀卿 譔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以置喙。客有以太極爲問者。予疏答之。亦非以求異也。尙竢請正於君子。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在乎造化。則一氣之渾淪者。而分之爲陰陽。而又分之爲五行。爲萬事萬物。統言之。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蓋旣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卽此以分之。而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旣可以言理。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若夫理。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萬事萬物之理。蓋具有條理也。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於一而一之。所以爲一者。理也。散於萬而萬之。所以爲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氣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則理之於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而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爲理。則儀象之生。謂自於太極。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謂沖漠無朕之中。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於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於老氏之論幾希。先儒朱子。反覆辨解。雖其所以論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宜其無以服陸氏也。要之。周子之於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所謂無極。亦謂無有窮極。非謂其無形也。故曰。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仁字說

黃久菴尙書館以議大禮得用。其初雖以世蔭。然極辨博。在南都日。予嘗見其說仁字。謂仁從人從二。上字。仁人者。謂上等人也。愚謂審然。則仁爲絕德矣。然亦可見黃之辨也。仁字義錄如左。

仁而鄰切。心之德。系之理。從人從二。元之轉注。蓋元從二。從人。仁則從人從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或從二。象人與天地竝立之形。二者。上天下地。人之仁者。德配天地。竝立而爲三才。愚謂天地之德。在人曰仁。爲舊說。一一聲悞。古作忝。或曰從千聲。愚謂從人從心從一一。指人心之理爲意。亦作忝。從一一從心。一指天地。以心同天地爲意。愚謂此卽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

忠賢奇祕

梁田玉定海人。仕至郎中。革除時。與葉侍郎俱禿髮逃禪。以自誨。

贊曰。行儒名釋。知我緊誰。知同漆身。義比采薇。幽潛卒世。韜爾猷爲。至寶淪沒。久而用輝。

郭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俱棄官爲道士。

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皋。用以自默。就此龍韜。弋我虞日。重明麗霄。頽波莫挽。仰天以號。白霓晝見。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革除之變。相率去爲舟工。後皆死於水。贊曰。兩涯洵洵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姦諛過此。寧不惕息。

松陽王生詔。遊治平寺。玩貝譯之藏。忽聞絕頂有聲。搜得一蠹札。備載革除時出亡臣僚二十人者之事蹟。詔異之。以其祕久而發之奇也。類爲序贊。題曰忠賢奇祕。遠寄一編以示予。詔素有志節。慎許可者。其言誠不誣也。

縉雲鄭禧宗慶倅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羣忠事略者。蓋紀靖難時死事諸賢。然其姓名世有知者矣。獨錄此云。

溼潤

常濱何侯祉莅郡。有萬參政廷彩者。欲加賦吾嘉興什之一。其名以溼潤。嘉興賦六十萬餘。其溼潤亦六萬餘。而溼潤例謂自湖州先是。湖守劉公天和嘗病取民之濫也。欲爲畫一。令於平米外輸十一。繼守刻核吏也。謂是已在官。悉令正支。萬公者亦刻核吏也。嘉善謂嘉湖一也。則必有溼潤。於是白撫巡。欲如湖例。坐加以額外之徵。如前數。庸代浙東郡災傷之輸。若運艘渡江之費。檄下侯曰。惡何言。嘉興固無溼潤。非湖比也。乃自治文書。陳不可狀。萬公怒。以爲抗己。督責愈嚴。閒以言侵侯。侯弗爲意也。因又陳之御史。爰達撫臺。咸如議。報能。嗚呼。微侯深慮定力。幾一移矣。往日江南諸郡之有耗米也。初亦其權宜耳。數十年來。賦至倍蓰。初意遂失。文襄周公之畫。識者不能無追咎焉。然則侯之利吾民者。斯豈朝夕哉。侯於利

害輿革。未嘗有所輕議。而潛運默成。吾民受其賜而不知者多矣。非直以清白也。

匡廬勒石

予嘗過彭蠡。登匡廬之山。見新建伯陽明王公銘功之勒。蓋在開先寺李渤讀書臺後。鑿崖而磨之。其右故有勒。則涪翁六佛偈也。陽明文極恢張。未嘉靖我邦國。時正德己卯。今上猶潛藩服。後二年入繼改元。卒符嘉靖之語。公亦天人矣哉。

阜隸銀

水東日記載。吾嘉平湖沈公。素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典阜隸銀。沈謂典阜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人焉。尙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輒是已。比予承乏。是司郎中。先是。阜隸工食銀。於正數外必有贈耗。率什之一。不足。則責解戶增補。傾煎其撥。送九卿堂上官耗數。輒又增加。科道而下遞減。小官或無耗。蓋餘耗扣留。以備不時之需。事殊猥雜。義更不正。浚川王公爲司馬時。常議革。予爲申明之。遇阜隸解至。卽以原封分撥。不復收耗。及責解戶傾補。尙書紫巖劉公。龍猶有難色。惟侍郎峩峰潘公。珍是其議。遂贊予行之。然動見拂逆。吏人至有遭詬冒者。雖予鄉人。猶不予噤利之能溺人也。豈今視沈公時益下求如魏公軒公者。固又不可得矣。若潘公者。亦可謂豪傑士哉。公後以論阻交南兵役罷歸。其風節槩可見云。

歲差

元授時歷。國朝用之。其法仍有未合。以歲差之難定也。嘗見鄭少谷先生善夫奉改歷元事宜疏。欲隨時

考驗以求合天者。其論亦卓矣。其略曰。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十數年。至元授時歷。似爲精密矣。即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其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朓朒。只在一畫之間。故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嘉靖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

建炎敕

予家蓄有敕文一紙。蓋宋御史陸文靖公銑安撫兩河時所受。書以淡墨。可二寸許。筆勢飛逸。紙亦堅潤。

後題建炎元年七月十八日。璽識分明。意思陵手筆也。按宋史。靖康二年五月。康王擣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年六月。李綱以召至行在。時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上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夫兩河爲陛下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願因赦令。廣示德意。帝從之。乃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秋七月。以王燮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文靖被命。當在此時。今觀敕中。蓋有憂民之言。欲文靖以便宜安撫。然宗李諸臣之議。已不勝汪黃之姦。兩河重地。未幾盡以委虜。而中原遂不可爲矣。文靖此時。計雖欲經營宣力。復有不能。而此敕爲虛文也。數百年後。觀者猶爲扼腕。嗚呼。惜哉。

時務策

國朝廷試。一甲三名。讀卷官先日圈點。於文華殿進讀。餘以次填榜。未必經御覽也。御批。自永樂中。曾棨後。亦鮮見。乙未進呈。凡十二卷。上一一詳覽。一甲俱御批。益以敕諭。并十二策錄之。前此未有也。豐城人李璣。對策切直。讀卷官不忍舍。然竟不敢置前。以尾卷備數。上擢置二甲首。曰。是卷似謔言。以時務故。朕取之。然則上之樂聞切直。獎拔草茅。眞帝王至公無我之心。而非常情俗慮之能窺矣。有君如此。而不能將順焉。得非臣下之責也。制題以創守爲問。李策不能盡載。大略以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之也亦以仁。而仁之爲道四。曰公。儉。敏。廣。大而博之謂公。節制而當之謂儉。宏裕而容之謂寬。奮勵而勇之謂敏。公則澤周。儉則利溢。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而成仁。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必衰。而弊端之在天下。或已漸形。而不可不爲之所。其大且急者。曰藩封之祿未理。工作之興太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

四弊不去。臣不敢欺陛下。以爲果無所歉于仁。藩封則以支派日盛。而祿不同。祿不同。賦日增。而賦復有限。其勢必至于病民而儉親。欲制其妾御之數。諸不在五服限者。聽其明經應舉。錄之以官。而又限之以位。若藩親不使內補者。然謂非惟祿可少殺。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括。工作則以今西北之民。飢餓展轉。而東南困于征斂。且告竭矣。夫民之財。可竭而不可繼也。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役。前後相仍。程督之使。冠蓋相望于道路。近自畿甸。遠而窮鄉下邑。日擾擾焉。奉行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要。固有不可已者。然于其間亦豈無可已者乎。臣恐太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何以應之。國貧不得不取諸民。民貧不得不入于盜。今陛下之民。將入于盜矣。奈何其不節費以裕民。刑罰則以刑之輕者。笞掠重者。編伍其尤重者。抵死裸體笞掠。爲辱已極。仁人之所深隱。況編伍乎。抵死乎。此而不審。甚非所以體天愛人。今天下姦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和氣。不暇計。至往者諸臣言事失當。上干天怒。遂而放之。而重論之。誠是矣。然原厥初心。亦欲忠于爲國。今舉事一不當。而竟棄不復。遂使悔過無門。是非先王欽恤之道。軍伍則以在京之兵七十餘衛。分爲三營。正統閒。復有十二營之設。凡此皆爲強本計。邇則勢豪選其強壯以充私役。或又假空名以籠利。而日以應點者。皆老弱力不足以負甲者。至其番上之兵。則財盡于剝削。力盡于役煩。故地有警。非邊卒所可平。以此示遠。不知其可。若夫邊鎮之弊。常推其故。平居無事。拊循非人。芻糧不時。朝廷實惠。半歸奸猾之筐篋。及其乘機自奮而取一級之勞。則豪右呵遣奪去。從而掠之爲己有。夫兵者。將欲奪其死力者也。欲其力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兵又不足以鎮壓之。宜其辟譟而屢爲變矣。

兵不戢而又何惑于夷之肆也哉。故欲攘夷必自戢邊兵始。欲戢邊兵必自強本始。顧大釐此弊。備能卒以歸農。慎清理以剔奸。時拊循以昭恩。嚴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閒田通鹽法以足餉。庶幾仁之可廣。終之以正聖學。開言路。謂學而習其文藝也。易學而體諸身心也。難無所忤而用言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帝。無所虞于敗度者。禹且以無怠無荒戒之。而禹之不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者明矣。翁受敷施。皋陶之所以勸禹者。諄如也。臣子愛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願陛下究理亂之原。察是非之極。密慎獨之功。全躬行之實。而文藝之末。則姑以後焉可也。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容峻激之辭。大茹納之量。而言有不適于用者。亦姑勿究焉可也。正學以端其本。用言以虛其受。合人已以成其德焉。則神智日益精明。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惟吾所建。而仁且底於如天之盛矣。于以去目前四弊。何有哉。是策出入經傳數千言。明白剴切。洞達治體。愛深思遠。實賈誼。陸贄。蘇軾諸人之風。且流出肺腑。不爲剿說雷同。近科如此絕少。第二名蜀人趙真吉。其文亦甚爾雅。閒類西漢。一甲似俱不及。

黃鍾

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近有爲書名律呂元聲。謂黃鍾君象。律最短。得數最少。其聲極清。其說固未之前聞也。又有爲興樂要論以辨之者。然不必辨也。

記夢詩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夕。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

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後爲詩以記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郭名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資。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猶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事事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閒事跡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德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襲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蠹，土臭腐同沈淪。

右詩陽明王公記夢，別有郭景純夢中示詩一篇，欲公爲之表揚。其然耶，抑其心思之感偶自及耶。錄以俟良史辨焉。

九邊圖論

趙充國謂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然聞廟算之勝，而形便虛實，則又烏可以不先知。此聚米爲山谷而虜在目中，得非俊傑務也。同年許職方論九邊圖論，一時盛傳。未幾再轉巡撫順天，實司北館，旋復

謝病。行事無聞焉。故言官謂有著論數篇。畫圖數本。已竊時名。蓋指許也。然其論有不可廢者。如遼東。則欲先事申嚴防守。謂三岔河舊城委虜。東西限隔。守望勞費。今欲截取。復有啓費邊方之慮。而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釋騷。增臺軍之月給。教居民儲蓄。專任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薊州。則謂黃花鎮京師後門。今極單弱。宜更增戍關外閒田。或又可募爲兵。湖河川。虜衝須塞。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建石墩數十。令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建昌營去燕河太平不遠。添設遊擊爲贅員。且掣肘。謂當重其事權。總兵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砦併入建昌。庶體統正而緩急有濟。宣府。則欲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幕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虜騎踏馳。調兵防守。蓋自不能欲添河沿之堡。屯常戍之兵。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招來商旅。期以填實此地。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末論重巡撫將臣二事。皆鑿有見。使得其意而潤澤之。而又舉行以實焉。未必其無效也。圖亦甚悉。若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堠疏密。一覽而知。蓋其從先襄毅公進在邊陲。幼則習聞。朝思夕計。非一日矣。

六書精蘊

太常卿莊渠魏公校。嘗著六書精蘊。蓋因古文以是正小篆之譌。又參以大篆及擇于小篆之可者以補古文之闕。亦一奇書也。徐豐厓謂其出已見強釋而不通者多。復摘其所釋字爲辨。予斯不能折衷。夫伏羲八卦。實萬世文字之祖也。外此。蒼頡古文深遠矣。自李斯作小篆。而古文之義微。程邈諸人。又易以隸。

書而其義愈失。書學不講。世有述者。然皆逐流忘源。于斯書不敢復議。遂使得以雄視百代。顧彼凶穢之餘。昭昭若欲與六籍俱存。而不知其實繁亂而非有取資也。是書乃始反于斯。一以古文爲正。刊落枝葉。直探本根。即不敢謂盡還倉史之舊。而其理復可推求矣。惜乎未以上請。更求海內工書之士。使集長棄短。修正諸經籍。以見國家同文之化也。

寶制

國家寶璽之制。詳見大明會典。南冢宰龍潮張公。治尙寶司題名記。亦具載之。悉錄以備考。尙寶司掌寶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尙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

凡詔若敕。則用皇帝之寶。

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

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

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

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

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

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

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

曰誥則用制誥之寶。

曰敕則用敕命之寶。

敷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

敕諭來朝官則用敬天勤民之寶。

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勳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直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虎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則人各以騎從寶行。